

通鑑

法喜志卷四

冰蓮道人夏樹芳輯

寤斗居士馮定閱

胡康侯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累官給事中。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白萎然而松柏獨秀。所著有春秋傳。卒諡文定。

公又依上封秀禪師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答偈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詩曰。祝融峯是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周濂溪

周敦頤字茂叔。舂陵人。因游廬山樂其幽勝。遂築室焉。時佛印寓鸞溪。公謁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之謂無心。是道。師曰。疑則別參。公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爲道。師曰。滿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見牕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師曰。昔本不迷。今不

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牕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遂請師作青松社主。以媿白蓮故事。茂叔太極圖。其源從陳搏來。搏師麻衣。今正易心法。是麻衣涯公之傳。東林總公廣之也。總公門人弘益有書曰。性理之學實起於東林涯總二師。總以授周子。故劉後村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虞伯有所得。

秦淮海

生亦曰。宋儒惟濂溪康節二公。於佛書早有所得。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少豪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元祐初以薦起。累遷國史編修官。坐蘇軾黨謫監青田酒稅。嘗寓僧寺。中有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

一龕。忌者執詩以効。復以謁告寫佛書爲
臯。削秩徙郴州。已徙橫州雷州藤州。徽宗
朝自藤州召還。出游華光寺。爲客道夢中
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夢中
之作。有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
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則公之去來。可
謂逍遙無礙矣。曾作五百羅漢記。歷落如

画。有法寶長老贊曰。欲老不老。八反九倒。
昔是西菴。今爲法寶。又建隆和尚銘曰。大
因緣。十八年。結跏坐。帶刀眠。汝鼻孔。未撩
天。呼我作。無事禪。其他禪語。一一勝妙。

李伯時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元祐進士。博雅能
詩。多識奇字。工於畫馬。不減韓幹。秀和尚

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
誇以得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由是
絕筆。秀勸画觀音像。以贖過。黃魯直愛作
豔辭。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此
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
汝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
墮泥犁耳。魯直從是絕不作豔辭。

黃魯直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蘇子瞻見其詩文。
歎其獨立萬物之表。舉進士爲著作郎。紹
聖間爲章惇蔡京所嫉。謫涪州別駕。嘗參
黃龍死心新禪師。有省。在黔時。止酒絕慾。
讀大藏經三年。嘗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此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

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者乎。公有發願文曰。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願我以此盡未來際。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中。現作佛事。

稽首如空等。一痛切。嘗答胡逸老書云。君遂歸心於禪悅。何慰如之。可試看楞嚴圓覺二經。反觀自己。是何道理。既爲大丈夫。須辦大丈夫事耳。又與周才翁云。思公窮悴。守道不渝。蓋古人所難也。然已知求道於生死之際。則世累自輕。但未直下撥塵見已耳。投子聰禪師海會演禪師道行高。

重。皆可親近。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增無明種子也。

吳德夫

吳恂字德夫。官至秘書。參晦堂禪師。師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卻問父母未生已前時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呈以偈曰。咄。這多知俗漢。

齧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止。爲走盤難看。

江民表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徽宗朝左司諫。時陳祐論曾布罷去。公望入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十諫臣。非天下所願望。

法喜志 卷四
也。夫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審。聽之不可不答。去之不可不慎。時以爲名言。後疏劾蔡京坐貶。士論惜之。家居蔬食清修。一無愛染。嘗著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又嘗書於家塾曰。利根之人。一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銷落。法法全真。門門絕待。瞥爾遂成。真如實觀。初

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卽使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若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日。便成三昧。是故上根大器。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觀方便。

陳忠肅

陳瓘字瑩中。南劍人。少年登上第。性閑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折。但微示意。

警之而已。嘗爲右司諫。極論蔡京蔡卞。連
謫通台楚三州。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卒
謚忠肅。自號了翁。公初尚雜華。頗有所詣。
及會明智法師。叩天台宗旨。明智示以止
觀上根。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忽
有契悟。其謫居海上。未嘗有不滿意。惟尅
念西歸。曾作延慶寺淨土院記。又嘗謁靈

源清公。執聞見以求解會。清公曰。執解爲
宗。何日偶諧。公乃開悟。寄師偈曰。書堂兀
兀萬幾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
底事。如今只在眼睛頭。

李漢老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崇寧中官翰林
學士。後拜參知政事。謚文敏。有草堂集一

百卷。公浮游塵外。心醉祖道有年。聞大慧
示衆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
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既是打破趙州
關。爲甚麼卻特地尋言語。後以書咨決曰。
近扣籌室。伏蒙激發。忽有省入。顧惟根識
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
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擾。今一笑頓釋所

疑。欣幸可量。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
邴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
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
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非大宗匠
委曲垂慈。何以致此。

韓子蒼

韓駒。字子蒼。政和中進士。從學於蘇轍。評

其詩似儲光羲。蓋江西詩派之一也。嘗問道於草堂清禪師云。近聞傳燈。頗合於心。但世緣未易消釋。須有切要。明心處。毋吝指教。清答云。欲究此事。善惡二途。皆勿萌於心。能障人智眼。文字亦不必多看。塞自悟之門。子蒼得旨。乃述意云。鍾鼎山林無二致。閒中意趣靜中身。都將聞見歸空照。

養性存心不問人。

呂居仁

呂本中。字居仁。宣和中爲樞密院編修官。兼侍講。卒諡文清。居仁性清約。以耽禪而病。癯癯不勝衣。作江西傳衣詩派圖。推山谷爲詩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曰。千疑萬疑。

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悟時也。居仁自是有省。每以前路資糧爲念。嘗有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紹聖丙寅夏六月。跌坐而逝。考其修蘊。定知捆載而去矣。又嘗曰。予病不能蔬食。惟有五味

爽口之責。作詩自戒。君不如屈大夫。夕餐但秋菊。又不如顏平原。米盡且食粥。雖知舌本欠滋味。頗覺和氣充其腹。癡人浣腥羶。杯盤眩紅綠。四方采珍異。亦未極所欲。何如野僧飯。菜羹下脫粟。竹間新筍大如椽。樹頭老耳肥如肉。亦不見蟹躁擾。亦不見牛齧鯨。石郎愛惜韭萍蕒。晉侯睥睨熊

躡熟。以此爲重輕。與君未爲福。

張無盡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日記萬言。趙抃薦之。召赴闕。袖草茅憂國書以進。徽宗朝拜相。是夕彗星滅。久旱大雨。御書商霖二字賜之。公初不信佛。後見維摩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大地。亦不離大地。

倏然會心。後漕江西。見兜率悅禪師。相與夜話。公曰。比看傳燈尊宿機緣。惟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此話。其餘卽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踢翻溺器。忽大有省發。卽扣悅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在何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日公投偈。

法苑珠林卷四
三
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於是焚香付囑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臨機不礙。應物無拘。翻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未幾悅入滅。公奏諡號真寂。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公卒。口占遺表命。

弟子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誰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

趙郡王

趙令衿號超然。太祖五世孫。靖康初論事被謫。高宗召見。令衿奏乞留張浚趙鼎。以言不合罷歸。後襲封安定王。公在南康時。

政成事簡。多與禪衲游。公堂間爲摩詰丈
室。適圓悟禪師奉旨來居甌阜。公欣然就
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
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因自疏
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
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

王以寧

王以寧。湘潭人。由太學任鼎澧帥。靖康初
金兵入寇。以寧遣兵入援。解太原圍。建元
中。以宣撫司制置襄鄧。招諭桑仲等來降。
以寧嘗過雪峯。問道於真歇禪師。曰。予昔
訪宏智大師。師令讀起信論。謫官天台時
於鄰僧借得之。披閱再三。竊有疑焉。是書
爲大乘人作。破有蕩空。一法不留之書也。

而末章以繫念彌陀往生淨土爲言。其旨何歟。歇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子。欲壞世間相。棄有歸空。然後爲道耶。以寧默然。

潘待制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政和間進士。官直龍圖閣。宰相呂頤浩嘗造良貴曰。旦夕當

引入兩省。良貴退語人曰。用人自宰相事。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籠絡。何以立朝。卽日乞就外補。父喪。家貧無以葬。高宗賜錢五十萬緡。清風高節。凜然當世。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衆叅叩。後依佛燈守珣禪師。久之不契。因訴曰。良貴只欲知死去如何。珣曰。好箇封皮。

且留着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卻。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珣曰。爾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卻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而醒。

徐師川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建炎中累官僉書樞密院事。長於詩。所著有東湖集。父禧。元豐

中禦寇。死節。謚忠愍。俯嘗侍先龍圖謁法昌禪師。及靈源禪師。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談笑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卽命靈源至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且道尋常着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着萬卷

書的又卻向甚麼處去也。公聞灑然有得。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如此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地則老僧不如。靖康初。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僚。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根猶未點地在。

悟顛面曰。甕裏何曾走卻鼈。公曰。且喜老漢脚根點地。

楊龜山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累官諫議大夫。諸所論立。皆關世道。高宗時。除工部侍郎。世號龜山先生。謚文肅。嘗曰。微生高乞醯與人。孔子以爲不直。維

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與東林總禪師友善。謂師曰。禪學雖高。卻於儒道未有所得。師曰。儒道要緊處也。記得些子。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個甚麼。中立默然。

張魏公

張浚字德遠。宣公南軒之父也。高宗時累

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始終不主和議。爲秦檜所嫉。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文集。孝宗朝封魏國公。諡忠獻。公嘗問道於圓悟勤禪師。師曰。巖頭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復示以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

法喜志卷四
公伏膺投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公之母秦國夫人。嘗問道於大慧禪師。夫人疾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我有私恩未報。時大慧居宜春。公三走介趣之。無程而至。夫人已捐館矣。公遂館師於光孝寺之東堂。盡誠供奉。以慰秦國之

願云。

胡致堂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嘗侍坐。數杯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曰。可謂豪傑之士也。後爲秦檜所忌。謫新州。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學者稱爲致堂先生。王隨刪傳燈

法喜志卷四
錄改名王英集。公作敘曰。傳燈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今獨取其敷揚明白。庶易考其是非。若夫說秘怪。舉詩句。類俳優。夸誑誕者。則盡削之。觀少林啓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烏有如末流蘿蔓。輾轉不可致詰者哉。

張文忠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受學楊時之門。紹興初。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宮。下及闈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贈太師。崇國公。諡文忠。早業進士之暇。篤志釋典。嘗謁靈源明禪師。叩宗旨。師令看趙州庭前栢樹子話。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咨盡心行已之道。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

作一處看。則要在其中。公稟受其語。造次
不忘。一夕如廁。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
沈默間。忽聞蛙鳴。不覺舉庭前栢樹子。驀
成頌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虛空共一
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
嘗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之旨。妙喜曰。
公只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聞之。恍如夢

覺。題於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
貫。兩箇五百。公從是參道。得法自在。號無
垢居士。嘗感歎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
緣無不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
而開。公在朝。與秦檜和議不合。坐貶南安。
一十四年。未嘗以得失芥蒂。識者莫不高
其風。

王龜齡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廷對第一。累官龍圖學士。諡忠文。朱晦翁嘗稱之曰。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君子人也。幼嘗夢游天台石橋。看一石碑。有神僧數百出迎。指公示衆曰。彼前身嚴首座也。曾寫此碑。後親到石橋。與夢中所見之境無異。遂留詩。

云。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爲嚴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

游定夫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師事河南二程子。第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嘗致書於開福寧禪師曰。儒者執五常。欲各盡其分。釋氏謂世間虛妄。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異。何歟。師

答曰。人溺塵情愛網。晝思夜度。無一息之
停。須力與之。決收其放心。死生乃可出。若
只括其同異。揭揭焉。盡分於郭廓之間。我
習內熏。愛緣外染。於道何能造合。能反厥
常。則心自通。道自合。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定夫又問。造道必有要法。師曰。道不在說
與示也。說示者方便耳。須用就。已知歸外。

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也。定夫默然。

于憲

于憲。侍郎張九成之甥也。常隨舅氏自嶺
下歸淦。九成令拜大慧禪師。憲曰。素不拜
僧。曰。汝姑叩之。憲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
謂性三句以問。慧曰。凡人不知本命元辰
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

打頭一着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

朱晦菴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

一着。年十八。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已。金城錄謂公之學得於道謙禪師。公嘗致書問師云。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師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

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公於言下有省。有久雨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馮濟川

馮楫。字濟川。號不動居士。自壯叩諸名宿。雖在仕塗。不忘學佛。居龍門。從佛眼游。偶一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佛眼拊公背。曰。好擲。公於是契入。後帥瀘南。篤志淨業。所至勸發道俗。兵興以來。教藏煨燼。公發願從建炎後。凡名山巨剎。藏經殘失者。給與俸祿印施補之。足五千餘卷者。

凡四十八藏。有偈曰。我賦耽癡癖。視財等
空虛。不作子孫計。不爲聲色娛。所得月俸
給。惟將贖梵書。庶使披閱者。咸得入無餘。
古佛爲半偈。尚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
示諸迷途。借問惜財者。終日校錙銖。無常
忽到日。寧免生歎無。紹興三十二年。以給
事中乞休。一日忽報親朋。期以十月三日

告終。至日設高座。見客如平日。辰巳間降
階。望闕肅拜。復登座。書偈曰。初三十一。中
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拈住杖
按膝而化。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仕至華文閣待制。封渭南伯。
孝宗朝。南臺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曰放

翁嘗問松源嶽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公居鏡湖時。有塗毒策禪師往來寢厚策。往雙徑受生。餘七日跏趺而逝。公哭以詩曰。岌岌龍門萬仞傾。翩翩隻影又西行。塵侵白拂繩牀冷。露滴青松卯塔城。遙想再來非四大。尚應相見話三生。放翁大欠修行力。未免人間愴別情。

王龍舒

王曰休。字虛中。自號龍舒居士。爲國學進士。作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歸乎。自是

法言志卷四
一意念佛。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誨人。閒居持戒甚嚴。坐必宴寂。卧必冠帶。面目奕奕有光。見者知爲有道之士。有淨土文行於世。凡修持法門。感驗彰著。具有顛末。

張南軒

張栻字敬夫。嘗問萬菴顏禪師曰。見卽便

見。擬思卽差。又作麼生。師曰。還問不知有。公曰。政當知有時如何。師曰。聞聲見色。只如常。公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師然之。公潛心經史。動以古聖賢自期。孝宗朝直秘閣。累官吏部侍郎。謚曰宣。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學者

法喜志
稱爲南軒先生。公方疾革。定叟求教。公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尤遂初

尤袤字延之。梁谿人。紹興中進士。衆擬延之爲秘書丞。張南軒得報曰。此真秘丞矣。聞釋氏出世之法。見廬山歸宗禪師。欲謀隱計。朱元晦寄詩有逃禪公勿遽。且畢區。

中緣之句。出守台州。孝宗臨軒親遣曰。南台有何勝槩。延之曰。太平洪福。國清萬年。上曰。聞石橋應。真是五百強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延之執拳曰。臣有金剛王寶劍。在上喜。書遂初老人四字。賜之。到台。一以慈愛蒞民。官至禮部尚書。諡文簡。所著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吳明可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舉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前後守六郡。吏畏民懷。嘗曰。觀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臯於百姓。寧得臯於上官。爲文豪健峻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以淳熙五年逸老於休休堂。時簡堂和尚自天台景星巖再

赴隱靜。公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

葉水心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中進士。雄文奧學。推重當世。紹熙中。徧歷華選。嘗密助趙

汝愚定策。上疏辨朱熹之誣。官至寶謨閣
學士。諡忠定。所著有水心等集諸書。公以
佛書條項甚多。相反處亦不少。往問石巖
璉禪師。師曰。佛以戒定慧爲宗。心境不感
諸緣。水流花開。鳶飛魚躍。皆吾性真。要在
千差一照。事理渾融。日久月深。真空妙智。
自印本心矣。若能收視返聽。心外原無別
佛。不必問條項多言相反也。適由是知歸
與朱子書云。適在荊州。無事讀佛書。乃知
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與道相亂。良由讀者
不深考也。

真西山

真德秀。字景元。慶元中進士。累官叅知政
事。世稱西山先生。諡文忠。公帥湘州時。潭

人爲立生祠。深於禪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禪定造智慧。具有漸次階級。非謂一超可入如來地也。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旣寂。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旣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

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住。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

錢公相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寧宗時。問道於保寧全禪師。又參護國此菴元禪師。師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師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自左丞相歸。日修淨業。

劉後村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淳祐中遷秘閣修撰克莊生有異質爲文援筆立就真德秀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之有十釋詠其達磨詠曰直以心爲佛西來說最高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圖澄詠曰值亂行何適隨緣住亦安能將石虎輩只作海鷗看

陸省菴

陸沅號省菴居士尚書左丞陸佃之孫任福建提舉中交代鄭興裔之言閑退於家客至語及必合爪曰沅與鄭歷劫中冤耳謹當以善法解之否則彼此酬酢無了時也居常持法華經晨起卽澡浴焚香目不他瞬首偈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

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
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
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閱毘盧大藏。
凡台教律部。少林心宗。靡不參究。

范致虛

范冲。字謙叔。一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謁
圓通道旻禪師。曰。某宿世作何福業。今生
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公。
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公爲躍然。

吳履齋

吳潛。字毅夫。號履齋。正肅公柔勝之子。理
宗朝拜相。後爲賈似道所排。遂謫循州。宿
楓亭。接待寺。與僧曰。昔文殊告世尊曰。我
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所謂繫心一

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瀉山問嬾安云。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瀉云。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此皆繫心一緣也。自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者看箇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斤。乾屎

橛。青州布衫。庭前栢子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卽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之證據也。公於法門得大自在。其在循州。豫知歿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雨。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封許國公。

饒德操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稱。曾子宣
魏了翁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嘗令其僕
守舍。一日見僕歸。占對異常。怪問之。僕曰。
守舍無所用心。聞隣寺長老有道價。特往
請一轉語。忽爾開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
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

崖問道。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法名如
璧。僕名如琳。琳有疾。德操躬親藥餌。既卒。
盡送終之義。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
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
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所撰詩辭。
有倚松集。呂紫薇云。饒德操自爲僧之後。
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

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
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
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牕三十刻。胡牀
跌坐究幡風。

劉中明

劉昉字中明。初爲丞相府史。積勞出爲左
殿直。已而歎曰。爲吏良苦。吾將清吾中。肩

脫屣塵垢之外。遂往郴州。棲止於東山僧
坊。沙門道覺詫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
前三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中明曰。異乎。吾
所聞修行之子。以身爲檠。以戒行爲膏油。
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所稱然燈佛
也。道覺大異之。居百日。別覺而去。後於南
康伽藍尸解。周有從至東都。見中明葛裘

賣藥於市。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閨，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爲枯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支傾補漏，第可延歲月。況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子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去，不知所之。

劉經臣

劉經臣，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因會東林照覺禪師，始醉心祖道。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舍，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雜幕。叅韶山杲禪師，將去，官辭。

杲。杲。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向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成失心之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爾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知覺。向外馳求。轉踈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傳燈。

所載波羅提尊者見香至國王。何者是佛見性。是佛之語。問公。公不能對。疑甚。歸就寢。熟睡至五更。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裡洞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雪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悉以所得告逸。爲證。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卻說履踐。公默契。乃作

發明心地頌六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

戴道純

戴道純字孚中。官寺丞。一日咨扣靈源禪師。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文。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楊圭

楊圭仕至大中大夫。嘗曰。諸佛說法不離自性。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嘗見自心自性。自修自度。不從人得。又云。國初以學佛名家者。不可勝數。如王文正公。晁文元公。楊文莊公。楊文公。近世陳忠肅公。李忠定公。扶皇極。

開太平。風節凜然。亦何貶於儒道。文正公與士大夫結淨行社。弟子社友凡八十人。文元公法藏碎金諸書。無非開佛心見。文莊公平日。五鼓盥漱誦金剛經。三十年不輟。文公與璉禪師游。出其所撰景德傳燈錄以淑後人。由是而觀。區區之迹未可論人也。

李端愿

李端愿。見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禪師處之。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裡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太尉但了。

自心自然無惑。公回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高世則

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以節度使判溫州。所得俸祿積二萬緡。請以裨郡費。當時皇族居溫者多恣橫。世則以風裁鎮之。民賴

以安。初參芙蓉禪師求指心要。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厓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趙松雪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母丘夫人。臨月夢一僧入寢。覺而生孟頫。年甫十二。卽好寫

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重天目中峯之
道。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公嘗提舉江淞
儒學。叩師心要。師爲說防情復性之旨。後
入翰林。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
一卷。中峯有淨土偈一百八首。公爲作一
百八贊手書授之。有中峯淨土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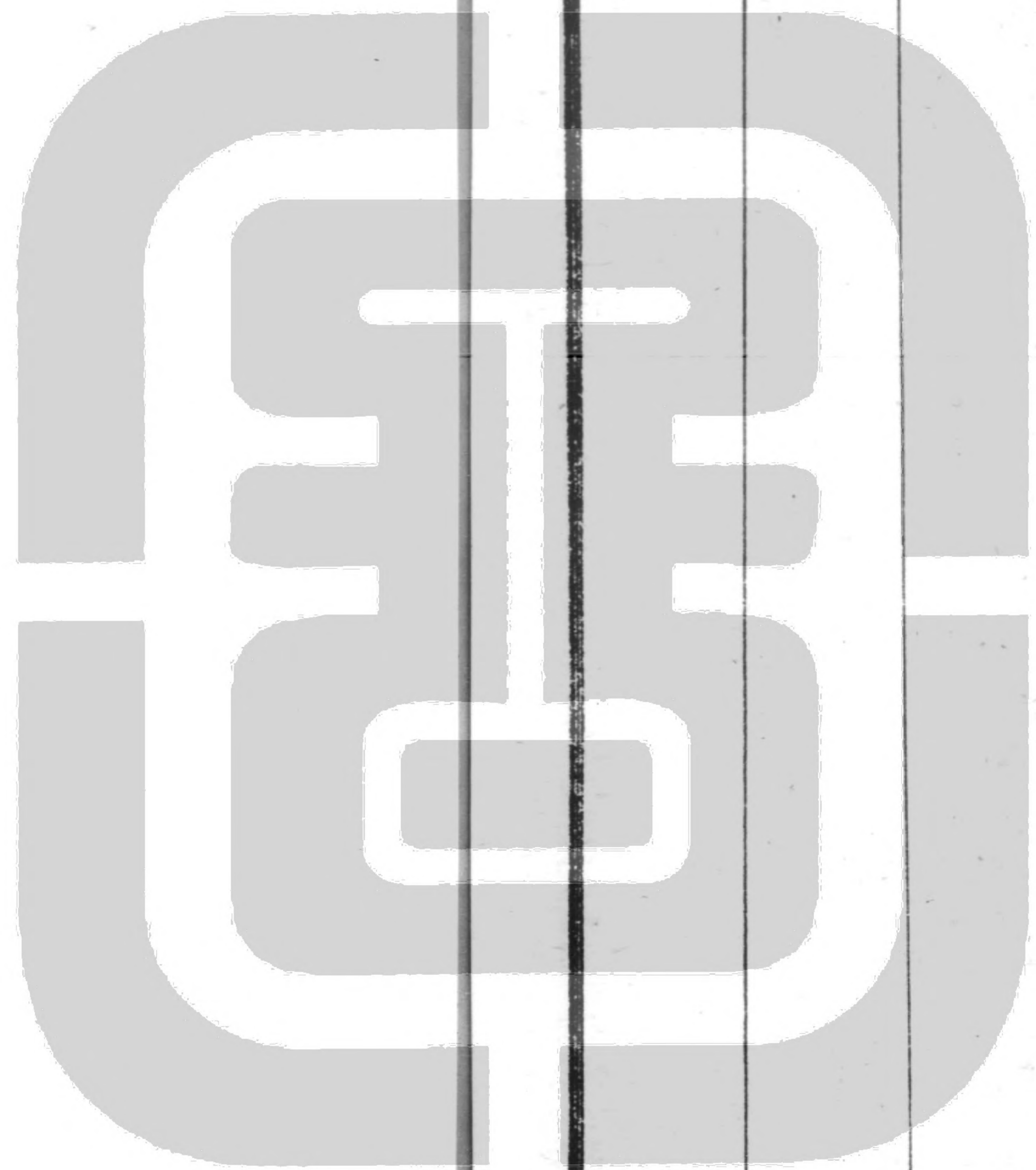
黃晉卿

黃潛。義烏人。自幼篤學。博極群書。發爲文
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
奚斯遊。人號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累官
侍講學士。諡文獻。公於佛典橫襟考究。其
撰虎丘寺記。茲上人息菴銘。蔣山誌。公塔
院記。俱膾炙人口。

顧仲英

顧阿瑛字仲英。崑山人。輕財結客。豪宕自
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之
西。曰玉山佳處。日宴客賦詩其中。若河東
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方外張伯
雨輩。皆樂與之遊。張士誠累辟不就。母喪
廬於墓。檢釋氏書有悟。遂祝髮號金粟道
人。





卷之四